

塊狀，即可包裝外運了。

當地的山藍繁殖用扞栽法，在採割山藍時截取根部上約五十公分長度的莖桿。在田地裡事先用泥土堆砌成“圍牆”，把成捆束好的山藍莖桿豎立排放，“圍牆”頂部用樹枝竹竿橫排，再疊土層，或直接放上松枝遮蓋即可，第二年清明後扞插成活。

錢勝華自述製成一萬斤靛青，需要四萬斤山藍莖葉，而八百斤藍莖葉最多收靛青二百斤，每百斤藍莖葉又需蠣灰十斤左右，如此算來，他使用四萬斤藍莖葉所需蠣灰是四千斤，比例為10:1。

目前藍染業相對而言尚稱普遍存在的地區是廣西、貴州一帶的少數民族生活地帶。僅就廣西境內言，服裝尚用藍染的民族和人數有：

1. 僂佬族，16.09萬人
2. 苗族，43.7萬人
3. 毛南族，7.01萬人
4. 彝 族，0.66萬人
5. 壯（僮）族，1600萬人
6. 仡佬族，0.28萬人
7. 水 族，1.26萬人
8. 瑤 族，140.12萬人

上述民族中當然不是所有成員都使用藍染服裝，相反，經濟的大潮讓長年居住在山區的年輕人也有紛紛走出大山深處，他們要融合到外部世界生活之中，也正在逐漸遠離傳統藍染手工業。因此只有到深山中才可以看到原生態的藍染手工業的形態。

廣西瑤族佔全國瑤族人類62%，有“嶺南無山不有瑤”之稱，廣西瑤族有二十個分支，其中分布在巴馬、防城、田林、上思、那坡、鳳山、樂業、凌雲、百色、隆林、寧明一帶的支系俗稱“藍靛瑤”，以製靛著名。所用山藍採自野生，現在雖有人工種植，但製靛時仍時常採集野生山藍。據實地觀察，野生山藍植株粗壯，葉面色澤呈藍綠深色，品質優於人工栽培的山藍。

打靛過程採用沈澱法，但土坑製作較粗糙。製得的土靛大部分用於趕墟出售，需自家藍染時才留出一定數量。但瑤族藍染在工藝上有別於浙江的藍染，他們往往要在浸染五至六次後即時沖洗，然後曬乾，再浸染五至六次，再沖再曬。同時採集當地一種名叫牛剛樹的樹皮煮水，呈紅色後，把染好的藍布放入浸泡。如果不用此水浸泡，就用牛皮膠稀釋成溶液後浸泡，浸泡一兩天後取出晾乾，再用木捶挨段反覆捶打，捶製之布稱之為“亮布”，因其表面藍黑中透出紅光之故。

和藍靛瑤雜居的壯族也有藍染手工業，他們採用的是木藍，從染到捶打的整個流程是：

白坯布→浸染五至六次→染到顏色呈黑色止→把牛剛樹葉若干和布共煮→沸後15分鐘起布→晾乾→再加野梅樹皮、牛皮膠和布共煮→沸後15分鐘起布→木捶槌打至布面發亮→布逐段拉出用清水噴濕→再依次捶打，直到布匹打擊不出水份，顏色呈豬肝紅色止→放入竹籠中蒸三十分鐘，停蒸起布。此時藍布中透亮紅色，且色牢度良好。

四、未來之路在何方

如前所述，工業化確實給人類社會生活帶來了空前的物質豐富，但在給人類生存環境方面也帶來很多問題，傳統手工業的生產理念是取之自然、復歸自然，對生態基本不會構成不可逆轉的污染，藍染業尤其如此。五種藍都是藥物，用得最為廣泛的是預防感冒的“板藍根”，即山藍根部，在打靛過程中出現的靛花曬乾即為中藥青黛，靛泥和靛花在產靛地區都是當地民眾的清涼敗毒的藥物。此外，山藍葉在空氣中放置呈暗黑色時冷藏，可泡開水當茶飲，對咽喉疼痛諸症有防治藥效，可以說藍靛業和人類生活已經存在著千年之久的親和關係，呈現著一種歷史的人文文化情結。在今天復興藍染業並不僅僅意味著商業的利益，還含有關懷自然、關懷歷史的文化性在內。因此，

傳統藍染業在大陸一片追攀現代高科技的呼聲中，舉步維艱，以浙江白石鎮赤水垵村錢勝華的打靛副業來說，本來已日見凋敝，連他自己也失去信心。可是由於《漢聲》出於“救急”的考量，決定認購浙江蒼南宜山縣尚存在的古老印染工藝“夾纈”千條，才使錢勝華有了打一萬斤的定單。而宜山“夾纈”小作坊也由於《漢聲》的雪中送炭之舉緩過氣來，從1997年的四口染缸發展到1999年的八口染缸，並且，這一失傳已久的古代藍染工藝正受到當地政府重視，多次在電視新聞中加以報導，籲請更多的社會層面予以扶持。

此外，大城市中社區文化正在形成中，我們和南京雲錦研究所的染色工程師王繼勝先生合作，把植物染包括藍染工藝在內，在幼兒手工勞作課中參與進去，也受到師生的歡迎。

王繼勝，1961年8月生於南京，祖籍南京江寧方山鎮楊柳鄉。他的爺爺王昌銳原在南京中華門外西街開設“昌銳染坊”，主要經營染青藍大布。五〇年代，染坊合併入南京絲綢印染廠，父王宗壽在六〇年代“文革”中受打擊而自殺。王繼勝跟從家人學藝，也跟師學習，在雲錦研究所工作時，從1980年始跟從日本人學習“大島紬”，之後獨立操作“大島紬”，到1985年因貿易問題中止。在此其間還負責十三陵出土明代織錦中色絲色絨染色工藝。1986年海南通什創建“黎族織錦研究所”（現名“中華黎族織錦村”），他作為南京雲錦研究所派出的援建專家，負責染色工藝的訓練。1987年又主持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素紗襪衣的植物染色復原工作，織造同墓出土的絨圈錦複製品。

從1989年到1990年，他的工作還有：織染明代織衣料，織染清代丁汝昌戰袍朝服、琉球國王服裝，參與安裝杭州中國絲綢博物館的雲錦織機。1991年到山東曲阜調查研究孔府藏歷代絲織品，1994年為外貿生產紮染產品，為本所製作雲錦織機模型。此後直到今天，白天在本所上班，內容並不一定，晚上則開計程車，

補貼生活費用。王繼勝空有一手傳統染色、織造的手藝而不能充分貢獻社會，內心十分無奈。因此對我們之間的合作十分樂意。

王繼勝在現場操作時間從上午九時半開始，先把白真絲綢裁成所需大小，在桶中倒入清水4250毫升，取土靛200克在清水中用手揉捏，促使其均勻分解。待土靛完全分解，水面呈藍色時加入葡萄糖100克，用玻璃棒快速攪動，五分鐘後先加入“保險粉”250克，繼續攪動。十分鐘後用石蕊試紙測定PH值低於9。於是又加入石灰100克，依然用手逐一揉碎，促其均勻分解，再用玻璃棒快速攪動，十五分鐘後測定PH值為11。於是靜置待用。

通過這一次示範活動，把藍染的科學原理經由親手參與實踐而第一次傳授給二十位教師，以後又展開二次示範，傳授給四十位兒童。第一次是在其他學校教師觀摩下進行，反映熱烈。尤為意想不到的是幼兒對藍染興趣之大，動手能力之強超出大家的預想，似乎暗示我們，只要努力不懈，藍染的文化性才能被社會認可，藍染業的前景才會明朗。

（本文作者現任教於中國大陸南京市東南大學藝術學系）



28



29



30



31

圖二十八：瑤寨遠眺。

圖二十九：盛妝的藍靛瑤未婚女子，全身服裝離不開藍染。

圖三十：已婚的藍靛瑤婦女在捶打經過藍染的“亮布”，她的上裝則只是藍染，未加蒸煮，下裝和手上的藍染布皆經過加有金剛樹皮、牛皮膠蒸煮的處理，看起來有紅色的反光。

圖三十一：捶打藍染亮布的石塊和木槌。